衎石齋記事槀

衎石齋記事槀卷六

嘉興錢儀吉新梧

法閣韓三先生傳

亭林顧氏有言非史官不得爲人立傳然自漢季魏晉以來諸家别傳不必皆出於史官嘉慶十六年兒子昌齡以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先是有詔修儒林文苑諸傳於是廣求國朝諸儒之撰箸攷論其行事而屬予私爲之助乃得

讀二先生之遺書謹次其要略以備創稾
法先生坤宏字鏡野膠州人康熙十七年若眞以博學宏辭薦後官安徽布政使先生曾祖也先生性恬靜不諧俗與人言陳義至高人以爲迂遂自號迂齋嘗讀諸儒論學書未厭也旣得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同時閻先生循觀韓先生夢周論學皆譏切陽明韓先生嘗歷舉其不合程朱者以質先生先生曰此無事口談也君子之學譬之飮食得其甘者果其腹飫其精者澤其體徒諜諜然

爲他人辨是非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先生博通諸經尤邃於春秋箸取義測十二卷自序曰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教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教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寔放比義類明是非折衷以立教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

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冊府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乘楚檮杌竝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大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教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筆

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爲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爲法戒者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敎主於徵信達道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弑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於河陽又謂例當書爵或黜而稱人例當書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

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章聖教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如趙盾與州吁宋督之弒同書許止與商臣蔡般之弒同書孔子竝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羣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不書葢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借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明教雖庶人亦可

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郎蓄此疑不揣謭陋爲取義測以爲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舊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子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又以春秋之義論通鑑綱目著綱

目要略自序曰或謂朱子修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發凡起例以正褒貶三者備而後大義明爲能得孔子作春秋之意此不知綱目併不知春秋者也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大書特書義取見事三傳言煩義支至執日月名爵曲爲傅會傳例興春秋亂矣司馬溫公憂史事之失實奉敕修通鑑正史外博採百氏之書參互攷訂晚年輯舉要歷詞簡義該朱子因之作提要以箸明其事事具而善惡昭勸懲立孔子春秋家法也門人纂分注效傳體而爲之朱子不欲僭作經之名兼

收并錄以成綱目凡例後出書之眞僞在當時卽有異

議綱目本以擬春秋春秋不可以傳例求綱目詎可以

凡例定乎是故得孔子修春秋之意者斯可與知綱目

矣朋嘗竊取朱子提要原本略加刪訂於其中專闡勸

懲與春秋義法相應者揭而錄之起秦始皇帝二十六

年迄五代之季名曰綱目要略檃括凡例用其義不用

其詞參以愚見分注於各條之下至其他爲凡例所亂

如攷異攷證之類則槩從刪俾學者勿泥褒貶舊說蔽

晦大義乃春秋之法而朱子修綱目之本意也先生之

言如此而韓先生作綱目凡例辨據朱子自序云與同志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趙訥齋亦云凡例一冊已鈔在此朱子又有於例中見意之說是凡例實出於朱子謂先生若以本書未盡善更加筆削則凡例當別論若以朱子之書還之朱子則凡例不可不信云先生舉乾隆六年鄉試七上公車以年老舉人授大理評事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七

閻先生循觀字伊蒿又字懷庭青州昌樂人與法先生同舉於鄉登張書勳榜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在官

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又規畫多遠略時以爲迂闊
不得行其意踰年遂歸七歲喪父葬墓地卑下爲水嚙
長以爲大戚陰雨輒號慟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
終以此致羸疾歸一年卒年四十有五私謚孝簡著有
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私記西凋草堂
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凡若干卷先生嘗自言其爲學
大旨曰觀二十後有意於克己之學始求其惡以爲喜
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賢之書伏讀而繹之究
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

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必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狠羊同牧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然時復横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為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為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念必勿欺事必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每念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困極横甚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

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云又嘗自言讀書程符山中杪秋薄暮行飯偶出落木有聲微雨霑袂意淒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憂思無窮累欷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己天宇漸晶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之意其造次弗違密於内省如此程符山者在濰之西南先生攷山下洪福寺金大定年碑有云寺北望浮煙山以爲程符者浮煙也曰吾夜居山中見東麓有白氣

自南而北長數十里非雲非霧儻所謂浮煙非異與先生
與韓先生俱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數至濰
偕韓先生居山中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兩先生論學
皆宗程朱斥陽明而先生之論爲持平曰王氏之書其
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
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
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閒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
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
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

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謫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先生說經明白僃易先儒疑有誤者多依經本文釋之不欲改字顧於儀禮喪服謂母妻同服婦人爲舅期而爲長子三年姦爲其子期而庶子之後父者爲母緦大夫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妾義皆可疑又謂繼父同居者期夫

人無二本母有繼也父不可繼也宗殊而氏別何得以父名而爲之期蓋漢初諸儒所竄入爾而法先生辨其非詳所箸迂齋學古編滕先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所甚親暱不能強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㒵已乾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私謚安節閭先生云

韓先生夢周字見復一字理堂其先滇人明初始遷於濰先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言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十七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三十一

年任來安知縣始至斥蠹役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

之以窳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曰一申牀卒

得請捐募有餘財立江淸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

椿榭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

募沂兖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皆前所未有也嘗欲開

黑水河以利圩田圩田者四圍築隄隄外有夾河有散

水隄內有月塘有溝有渠隄半有斗門有谽時其旱潦

而爲之備田最宜稻穫視他田三倍然多居河濱河敷

决輒敗圩來安圩田夾列沙河東西岸沙河出盱眙之

爐山過水口入烏衣河會於滁來安之南滁州和州全
椒東南江浦東六合皆有圩田河在和州全椒者後河
在滁州者清流河與沙河皆會於滁曰三汊自三汊東
南滙折行三百餘里乃至瓜步入江勢湍急而瓜步沙
壅又兩岸多葦蘆上游不得洩故數決也黑水河者在
江浦之浦口西北至滁東至江長二十里舊有河迹中
隔土岡四里俗謂朱家山者也開朱家山可以導滁入
江止決而圩災弭明嘉靖間嘗議之或中輟或功不成
國朝乾隆四年滁州衛守備李之崑相地勢計功力爲

書規畫甚備十九年總漕鄂容安舉其議大興工顧任事者不盡如法未幾復塞至先生時請於總督大學士高公持必行高公許之會鄉試先生奉檄調爲同考官而縣有蝗司道勘驗以捕蝗不力罷歸講學程符山中者二十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嘗與寧都羅有高書論道一而不二曰甚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天道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可行而以其私而虛寄者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

何其能一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攷之春秋治五伯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顔曾劣於管晏而

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者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夫苟且隨俗以就功名已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嫓於五伯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已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於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

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至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先生少誦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任先生者字東澗乾隆元年舉制科嘗爲反經說傳習錄辨盛排陽明者也先生防已甚嚴諸可欲者決不使之入於心教士以恥求利達常謂君子之學能求其得於已不能必其用於世有安某者謁選於吏部致書先生謂以家累不得不仕先生規之略曰出處大節不

可不謹枉已徇人道之所非故義而得仕無富義而不得仕無貧足下自幼讀書應科舉爲秀才舉於鄉成進士得官以去可謂通矣方爲秀才時不能必其舉於鄉舉於鄉不能必其成進士得官以去也凡事未至者皆不可必及已至乃欲長據以救貧不亦誤乎足下之貧自爲秀才時已然當其應科舉時爲貧乎爲道乎爲貧則足下亦得舉通於時宜不貧矣而猶貧爲道則窮通一也又何家累之足云乎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得失不能無畏

顧失其剛斷其爲害也大矣其譏砭流俗言至痛切箸有書序記傳銘誄二百餘篇惜無有能刊行之者又詩集若干卷

王先生大經傳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南東臺人幼育於楊冒其姓長而歸宗明季嘗應童子試其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之

朝辭不起會

詔舉博學宏詞科太僕卿郝浴將薦先生先生力辭乃已嘗爲許由巢父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

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圮族剝膚横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駸至于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饑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騖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譖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

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斵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沕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遘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眞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

而無眞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眞名節則皆巢許之皐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攷三禮析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

學集要諸書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
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年七十二卒

陳舜俞傳

陳舜俞字令舉秀州人史云烏程人韋居安梅磵詩話云嘉禾人卒葬于吾鄉南門外之蘇灣韋貫烏程不云爲其縣人宜可據信史蓋以其葬地致誤也嘉禾置郡在政和間神宗時猶爲秀州故今言秀州人夏侯泰初稱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此其例居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村在今嘉善縣境舜俞以慶歷六年登進士乙科嘉祐四年中制科第一授光祿寺丞簽書壽州判官旋棄官歸已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熙寧三年王安石行青苗法舜俞不奉令時方有旨召試學士院舜俞繳上中書帖因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

價緡錢而穀粟魚鹽薪蔌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係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詔謂振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無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人人計口受餉但權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邀利爾今散爲靑苗惟恐不盡萬一飢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何法以制

之官旣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鄉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豈不爲兼并利哉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貰爲不善治生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到官與劉大博凝之友

兩人跨犢日相羊山水間凝之高安人字穎上以忤上官歸隱山中歐陽修爲賦廬山高者也舜俞遂與窮廬山之幽勝而爲之記積五卷撰俯視圖紀尋山先後之次又爲騎牛歌世爭傳之其詞曰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鞭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輕策緩驅壓不起布袍葛帶烏接䍦山家裝束不時宜匏尊注酒就背飲一作就君飲誤皁囊貯書當角垂我狂吟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

如洪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
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顧何如春泥没腹仍濺帽夜
半歸來人亦痛天眞喪盡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
如來騎牛水光山色俱悠悠白雲老者亦指凝之也後
遇赦歸卒葬烏程之蘇灣史云責南康五年而卒諸志
仕進元豐中李寀蘇軾熙寧七年秋罷杭倅移知密州
與舜俞訪李常于湖州張先爲賦六客詞者也時舜俞
已歸里矣韋說不誤惟據軾祭文云予與令舉别二年
而令舉没没三年而哭其殯當在元豐二年軾移知湖
州時以此推之疑舜俞卒于熙寧九年也今闕之明正
德中嘉善吕太常常撰福源庵墓祠記云先生墓在縣
治東南七里有壑隆然石函在焉兆爲寺僧所發銘則
先生之孫光遠郡博撰者僧欲滅蹟故碎之或從瓦礫

中得石一隅始知先生首邱之處孝宗二年部使者陳公金將廢無名寺觀父老以公墓言寺得不廢案呂言發墓見銘不詳何時碑碎則有無不可知而得石一隅知爲首邱者又不詳何語疑當時欲廢寺觀守僧託此語以自全爾韋居安云葬蘇灣距城僅三里箸都官集許過者必式焉是韋在當時目驗者今從之

三十卷

論曰李燾撰建隆以來事蹟爲長編以續司馬氏之書貫本末銓去取善矣獨所記陳舜俞事予無取焉燾之言曰舜俞爲人矯激不情仕宦頗齟齬嘗躁忿棄官已而不能忍復仕夫罷官不得其事而目爲躁忿仕宦齟齬賢士大夫莫不皆然而咎以矯激古之棄官而復仕

者亦多矣而謂之不能忍此豈足以傳信哉壽又曰既謫南康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馮京欲緣此復用之王安石曰爲人反覆何可用也當是時安石多引儇薄新進以行新法不孝如李定無行如章惇明知其不足齒于人而皆力薦之度未必能惡反覆者且壽之書皆以事繫日此再上書竟不能舉其時是不出於朱本墨本之實錄明甚於是爲之注曰安石相在十二月十一日舜俞翻悔當附十二月末亦若欲文致舜俞畏宰相而失其素守者尤大可怪也安石早有

盛名神宗靑邸時已深慕之迨新法之行元老舊臣不附麗之者相繼斥逐而不恤其得君之專固不待入朝而後知之也且舜俞方以外吏召試館職誠躁進也不於此時坿安石求富貴而乃於放廢之後謀之雖至愚者不至是嘉之言豈有所愛憎然耶抑雜取他人記述而不暇察耶舜俞之沒蘇軾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而望其任天下之事此同時賢俊之言又在沒齒論定之後以視嘉所述何不侔也明正德中曲靖胡潔宰嘉善求舜俞遺蹟爲之撰表賢錄至今所居鄉曰

奉賢水曰清風涇皆以舜俞也然則嚞之詆譭固無足
辨焉爾

魯詹傳

魯詹字巨山海鹽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揚州天長尉累遷蘇州常熟丞攝令郡人朱勔方以花石綱得幸陵暴鄉里有司懼禍皆媚承詹獨不爲屈延安帥趙銓辟府儀曹以親老辭歸授亳州酇令張商英王襄侯蒙皆薦之丁母憂服除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舶舶司吏鮮自潔商人重困公私兩儆詹檢身律下歲入倍稱會罷提舉以漕司兼之詹還朝論市舶費寡而利不貲不當罷從之復除提舉兩浙市舶

於時高宗南渡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四年春幸永嘉詹裒一路經費餘財八萬兩獻行在詔奬諭之召赴政事堂且賜對屬詹繕治甲冑詹對曰此臣子事不足煩聖慮今利害有大於此者閩守倅多罷老又自本路闕歸吏部州縣多權領苟偷竄民將致亂高宗用其言易守倅數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人尋上所造鎧六千聯而建州范汝爲遂叛屢敗官軍部使者議招撫之朝廷遣謝嚮陸棠往二人者以汝爲其故部曲也詠以美官可幸有功卒不得要領詹累言嚮棠憸人養寇滋患

請易將擊之旣而賊謚熾建劍汀邵閒盜蠭起相附應
乃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討平之鄕寀亦抵罪悉如詹
言尋以羅穀募海舟不擾而辦除直祕閣閩盜連歲未
已詔監司牧守條所以安輯撫綏便民利物之計詹上
疏略言盜多由招安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得人
便民利物乞悉罷行戶減上供銀羅常平粟平穀價高
宗曰詹所陳皆可行因易置令尉之廢職者而行戶
遂免詹治財賦方軍興不能無率貸然皆約實費梲吏
姦故民不病會制置使與詹有隙裒軍食謚急詹正言

折之遂以父老求歸除主管洞霄宮已召爲度支員外郎遷樞密院檢詳文字紹興三年以疾致仕卒年五十二葬歸安之高峯塢詹喜讀少陵詩爲之箋釋所著詩雜文奏議凡三十二卷吏役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

論曰竹坨朱氏謂杜詩編年自吾郡人魯訔始攷至元志訔注杜詩十八卷與詹所撰卷數一同詹訔之兄也殆詹創爲之而成于訔與然世言杜詩無及詹者予得其事于張文靖毘陵集中而箸之如此

張龍德傳

張龍德字鯤化一字萬里居嘉興之鍾帶父應徭萬歷十二年舉人官欽州知州欽故爲莫登庸所踞肅帝時始以四峒歸叛服不常應徭至設防守方略交人有劫奪條議其當爲備者數事上大府而同知涂巍忌之中以妄報罷歸未踰年寇至城陷巡按御史李應魁劾巍阻策致敗巍下于理事始白沒祀于鄉龍德通天文陳法慷慨有大略充天啓元年副貢除和州江防同知振飢治盜皆有殊跡尋告歸李自成破京師龍德出入號

哭見守宰晝備禦東南策南都立君史可法督師揚州
龍德使其長子鉚從之而號召邑諸生徐萬杰馬梁等
知兵者十數人率家人技勇悉渡江聽調遣可法奏鉚
爲督標援勦都司乙酉南都敗
大兵徇下江南諸郡事急龍德爲書與其友徐石麒約
與俱死其人曰徐公官尚書一品以身殉國分也子州
倅耳何死爲龍德曰忠孝大節豈論官爵哉且吾前遣
鉚從史公節義相期許史公畢師危急喋血請援無應
者自度不支衫白布之衣大書孤臣史可法五字于上

爲死後别識城壞開門血戰力竭自刭死人馬雜遝踐
公尸爲泥揚州人哀痛之拾其衣冠葬江上我則不死
我他日何面目下見史公乎案明史揚州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殺之順治朝實錄亦云斬于軍前此云自刭死者干戈擾攘中傳聞誤也因其爲當時口語故仍舊不改閏六月城破龍德率家僕出巷戰身被數十
創大呼先皇帝者再而絶僕皆爭先格鬬死者數人龍
德所居金陀坊項園有池龍德之繼室侯氏聞難投池
中死侯氏有女嫁同城徐肇梁肇梁之父世淳官隨州
知州寇至死之肇梁從死女嘗曰夫以死報父我當以

死報夫至是亦縊死龍德之死時年七十葬德淸黃虎山下

李奇玉傳

李奇玉字元美自號荆陽秀水人萬歴三十一年舉人崇禎元年進士歴南京工部兵部出爲汝寧知府有寇警登陴固守寇去乞病歸少從高攀龍學易攀龍語以顯仁藏用之旨曰發其藴者子也晚而掩關研求雜撰錯綜理象融洽成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推衍邵子先天之學輕安自得終日陶然灑然有句云飛鳥流雲皆象意莫從紙上覓羲皇人擬之擊壤集莊烈帝殉國奇玉聞大慟三日病不旬日卒年七十有二

陶朗先傳

陶朗先字元暉別字開普秀水人萬歷三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官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爲人剛毅多智略四十一年出爲登州知府四十四年山東旱蝗大起而遼東歲稔朗先請弛海禁具舟告糴運遼米至登州以振飢靑萊之民皆來就食全活者六十五萬人白蓮妖人胡從魁及婦任作亂朗先討平之遂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積穀本三十萬石蠲解戶加派諸賦額置贍軍田贍士田皆千畝東人大和舉卓異第一擢按察

副使四十六年我

大淸兵取撫順路地至淸河堡全遼震動援兵大集朝議餽運多車牛僦費莫若航海便以屬朗先始議歲運六萬石累加至八十萬石朗先以登民不堪重困請量減不許而登人固感朗先恩樂爲用朗先親入海行視島嶼得道抵蓋州套者驗風信審泊所爲歌授柂人俾無失事海運二年餽遼餉一百八十餘萬石省常歲運費五百餘萬兩天啓元年春三月我

大淸兵取瀋陽遼陽循海而南朗先開之遣人躡還登

米之已出海者二十餘萬石聞于朝案方震孺撫陶中丞傳云遼陽失守遼人渡海者萬計鎮臣沈有容議欲拒之公不可分插屬已給曠土使耕其獷悍者收爲兵攷明史泰昌元年始設山東副總兵以有容爲之遼陽之敗即在次年史載有容與朗先語適與方傳相反震孺與沈陶同時且共治東事何傳聞之異邪今闕之　夏六月熊廷弼起廢籍中爲兵部尚書駐山海關經略東事議以天津登萊高麗分道練兵儲峙將三方並舉而復遼於是登萊始設巡撫使朗先爲之專任一路即以前海中蹕還之餉餉其軍朗先乃以四萬石糴淮南造舟以六萬石糴天津備器械大募兵得勁桀三萬人馬萬匹艨艟數千艘火器甲仗無算

待期未發而遼東巡撫王化貞妄人也大言曰請兵六萬一舉蕩平登萊天津兵可無設意與廷弼相水火會都司毛文龍自遼東遁還過鎮江潛襲取之以報化貞使奏捷因敗本謀朗先以是劾文龍而廷弼疏亦至朝臣多右化貞者因指朗先爲熊黨爭攻朗先朗先連上疏辨無何化貞棄師盡失關外地事無可爲者因乞散兵裁撫餉餉待時願假休息以避賢能熹宗許之蓋任事僅數月告歸歸而彈劾者踵至始李春燁崔呈秀言朗先擅用衛署又奪戚繼光石獅事瑣屑不足道其後

呈秀又與吳淳夫劾朗先好事喜功忌文龍祖廷弼會張鶴鳴以兵部尚書行邊誣佟卜年杜茂謀叛卜年廷弼所用登萊監軍僉事茂又朗先營千總使募兵于外者也亦以危朗先最後應天巡撫王象恆劾朗先私販侵餉劾朗先諸語本朱一是撰傳及顧塵客自敘中震孺言朗先沒爲神擊殺應撫攷黃忠端與魏廓園書及魏忠節年譜象恆卒於天啓四年秋冬間朗先時尚在獄也今不取其所指目卽前糴淮南造舟者也遂逮問籍其家貲無千金而楊漣惜朗先才稱其冤且賙之金魏忠賢方欲殺漣與左光斗詗知之怒是時廷弼以不援化貞先下獄論死未決遂刑

脅朗先使誣漣光斗受廷弼及己賄賂朗先列辭拒之
略曰朗先本實心任事無志溫飽之人緣登萊一鎮創
自朗先諸費廣大用過錢糧具在印冊令不許銷算徑
令追償亦止朗先一人之事何必輾轉波累使天下皆
罪人乎朗先錢糧用在公家不曾入己焉有賄賂自反
無愧何須賄賂朗先耿介信天甘受搒掠若欲任口誣
人傷朝廷平明之體昧此心天理之良遺穢千載死不
瞑目忠賢愈怒已而竟逮漣光斗下鎮撫司獄毒考死
廷弼棄市朗先知不免血書與其子學曾學易曰我今

必死矣八月廿三日李大司寇本上票出嚴旨追比十日一回奏今十日矣鎭撫司諸公五日一回奏贓完而身終一死况吾囊無一錢者哉然致死之由汝輩不可不知我事極易明白祇爲姦黨欲借吾口誣害諸賢殺戮削奪恣其所爲罪則歸之我耳六次極刑不順其意及汪文言供出楊左等二十一人案明人虐政集云天啓五年三月原任左都御史楊漣等俱緹騎逮治原任尙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有旨楊鎬熊廷弼旣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幸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著扭解來京究問追贓各官趙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撫按提問具奏後列汪文言供出趙南星鄧漢宇毛士龍王之宷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

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艮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
化龍凡十五人并楊左等六人郎朗先所言二十一人
也虐政集尙有傳淑訓盛世承二人乃許念敬供出不
與此數又黃煜碧血錄列目亦二十一人內如萬璟上
年已死獄中夏之令等遞問皆在是歲九月以後煜自
言碧血記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故與此不同
而人數適合恐覽者疑相牴牾故附辨之然汪文言於
諸賢誣贓始終不承其供狀乃許顯純之爲也見明史
魏大中傳時朗先繫獄必不能與文言交通宜未得其實爾
而殺我之念已不可解
令楊左云亡慮我不死見聞獨眞來禍不小必欲殺之
以滅口我一生耿介壁立無黨知我者尙能推見至隱
不知者直曰死于追比而已身死名辱夫豈甘心自內
魏勒照參疏坐贓我即據勘冊剖明因奉旨禁揭不敢

鈔遞今擇其尤要者封回凡二十四封皆有道府印信
及勘科原行疏與冊孰爲可憑則盜與否不言自見一
爲勘科冊二爲曠工冊三爲民屯冊四爲民屯造船冊
五爲登州兵馬額數冊有此五冊寃誣瞭然矣此我身
名所繫之物汝可好存之其他家事無可言者惟祖父
八旬我爲長子鹿鹿公家之急不盡定省之懽又以清
貧不能備養終罹非常之禍震驚其衰景我眞罪人也
孽孽矻矻只爲公家以成今日柩歸無地可厝古有藁
葬以悟君父者亦聽之置我者而已廿載忠清可對天

日天不負我汝輩當得更生勉之勉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死何傷哉死何傷哉遂不食數日卒年四十七天啓五年九月也朗先在獄歲餘東人奔走營救者甚衆及卒民多爲輸金于官朝使至東老幼環號于門爲訟寃登州兵投牒願捐一季餉俾全朗先家立祠堂二所于登州高麗君臣郵詩文致哀六年春復下撫按提問朗先及漣光斗等家屬勒限追贓以助工崇禎元年始詔免追十二年學贍舉于鄉

論曰嗚呼自古昏亂之朝毒痡衆正未有如明熹宗者

也賢人君子宗社疆圉所恃以為固者悉使誅夷糜爛以快腐身薰子者之賊害其國亦不旋踵而亡朗先經營海上遇盤錯而愈利能亦偉矣終不保其性命時使之然也予觀黃尊素語略頗譏朗先疑其饋金都下郎若此其亦杜預賂洛中權貴以赴功名者乎然尊素之言謂得諸秦人辥姓嘗為朗先故吏者蓋辥國觀也門戶朋分庸妄之徒類皆操衡辨續察同異以為訪譽若國觀之反覆其言又豈有可信者哉予故取朗先獄中書據當時冊籍不能僞為者以箸于篇而小人之誣正

直雖屈於一時抑終白於後世也已

俞鴻馨傳

俞鴻馨字尹思海鹽人父兆曾任直隸元城知縣鴻馨中康熙五十年舉人五十五年成進士丁母憂辛丑殿試選庶吉士雍正元年

詔求直言鴻馨條列四事改靜海知縣下車三日有姑殺嫂獄前政受請誣連二十餘人鴻馨廉得實遽竟之盡釋無辜擢冀州知州以擅發庫下獄武進劉公於義總督直隸白其冤復官補磁州知州漳水在州南二十里北流入臨漳漳日南徙則故州境在漳北者悉爲鄰

縣占墾訟久不決故界既失官亦無以別之乃令畫新河以爲界州人病焉鴻聲行視北岸發地得缸甖之屬數十爲州人故所障水者界遂定於是磁州之田得歸者數百頃鴻聲爲政嚴而和所至有聲治磁八年卒于官兄鴻勳字廣成康熙三十八年副榜雍正中選澧州州判引

見奏對稱

旨改授南陵知縣縣之何氏甃其庭夜失盜鴻勳往見石工衣異之明日偵其入寺博並僧之主籌者悉逮之

至一訊皆服攷察最旋李鴻德字說巖康熙五十九年
舉人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宏詞禮部侍郎李紱以鴻德薦試被格卒于
家

記事稿卷十六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

衎石齋記事稾卷七

嘉興錢儀吉新梧

太白山人傳

康熙間關中儒者咸稱三李云三李者盩厔二曲富平子德郿太白山人也山人生崇禎庚午九歲孤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所習帖括而日誦古書會童子試不肯就匿枯寺中已入晉井三晝夜已出走西踰汧南入棧道東登首陽拜伯夷叔齊墓家人跡之歸師朴之曰汝欲學古人吾必令汝學今人也山人曰願學

古人再扑曰學古人乎學今人乎山人曰願學古人又扑曰汝尙欲學古人乎則對曰必學古人於是遠近之人皆以爲癡毋命之乃一就試補博士弟子始名如泌有司改泌爲嶅山人曰李嶅以蜀爲僞朝吾不願如之也乃易名柏字雪木毋卒遂棄冠服入太白山中率家人力耕刻苦爲學家故貧兵盜水旱滋益困自子德被徵至京師數稱山人賢人始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而山人難爲衣食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時時忍飢默坐閒臨水把釣夷然不屑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

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又曰牛被繡鸞刀就又曰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餐氈齧雪十九年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抱節死義不忘溝壑也此山人胷懷本趣然也著有檞葉集自題云山中乏紙采幽巖之肥綠瀝心血之餘液積久盈篋遂爲集名好作書自云吾希覯前賢名蹟而以山中之見聞發之於書盍以山爲骨水爲肉云其高寄絕俗多此類山人卒年六十餘有子曰崧女適李愼言二曲子

論曰昔宋有太白山人焉擿洞林之讖沉謀踣巢明有太白山人焉戴遠游之冠風施在苕雪木子其類邪不類邪學不嬰世飢不出門石骨而木顏食水而衣雲其斯以爲山中之人也與

釋南潛傳

釋南潛者董說字雨若又字月函又自號漏霜湖州烏程人年十七撰夕惕篇以自厲嘗受三易之學於漳浦黃子已爲僧問法於嘉興黃葉老人智舷後從繼起大師受佛戒焚其少作繼起者興化理宏儲退翁也本李氏父嘉兆恥與盜同姓而命之曰吾祖咎繇爲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理退翁早歲出家會明亡諸亡命者多主之爲畫計策連染幾及禍於時徒衆皆走而南潛獨從不去南潛所與共事繼起者若蘗庵大瓠蘗庵者

明大學士嘉魚熊開元大瓠者宣城沈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南潛雖爲僧顧癖耆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九煙吳徐枋昭法金俊明孝章顧苓云美吳江顧有孝茂倫徐崧松之烏程韓曾駒人穀嘉興巢鳴盛端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耆老遯跡而與南潛善南潛所著書甚衆志乘稱其目有易發八卷河圖掛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緯律呂攷歲差攷分野發六書發甲申野語補船長語夢史殘雪錄埽葉錄等及堯封寶雲諸語錄豐草菴寶雲諸集凡三十餘種予嘗得其手槀數百葉又皆志乘所未及舉者樵堂說略筏屋記樵堂法項枯承雨錄研雪錄各一卷周易十

八爻未濟通輪表周易三十爻參天兩地表出震三易合表史記脈表臨濟兩宗世次表七法頂五篇西荒詩三卷拂烟集一卷他稍次第之合題曰補樵書補樵者序論書說若干篇

亦南潛自號也南潛往來潯溪堯峯閒不常住持遁退翁之言欲其無所繫而道行敎立也南潛之詩淸遒荒遠有云孟郊不在唐聲在吳山雨又云沈琎劉膠法象先瀾絹理俟其物性窮始得浮氣死盡自評其詩云爾南潛又嗜草書今研雪錄中論草書法甚備其手稾皆奇逸可喜尋又於卓氏遺民詩集中別得南潛首陽詠一篇其詞曰草笠古鬚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

話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餓死西山趾白髮齊太公淚滴青蘋水還顧召公言采薇人已矣董氏故世家其族人有爲詩萃者傳南潛但稱其工詩予爲著其大節及其交遊雅故書於補樵書之前俾後人有以見其志焉

劉孝子傳

劉孝子名獻煜字台凝華陰人父濯翼崇禎間司訓武昌偕其妻及幼子以往而獻煜留家視墳墓流賊擾楚豫間道絶不得消息十餘年順治初獻煜徒步求父母楚中時冦亂甫定㸃火猶數舉紆迴險隘出入鋒刃間屢瀕死乃達訪舊時僕役流亡都盡日夜哭泣遇人輒詢莫有知劉敎官者一日哀號山徑中一老人聞之而曰劉敎官夫婦俱死矣其子爲盜掠去獻煜於是懇老人導之至瘞所發之見輒焉朱書記姓名鄉貫皆合猶

濯翼所自書也獻煜乃得負其父母骸骨歸肩內爲枯者數寸獻煜彊直自遂爲邑諸生嘗以言語忤學師師置之劣行當除名提學道蒲州田君厥茂集多士問狀一人曰劉生氣質粗然無劣行田君曰學者貴變化氣質氣質粗非學者一人以其行事白田君乃喟然曰是則孝子宜旌矣始得釋而獻煜遂不復應試晚而講樹藝爲小圃讀書其中從容朝夕有忤之者置勿校不復爲亢激也年八十餘卒

論曰孟子言四德指其端而勉人以擴充端也者衆善

之本也失其本則非人此達而彼窒則非學獻熤徒步
犯死歸親骨數千里外本既立矣遭小屈辱輒自抑斂
融融緯緯優柔學問之意其知所擴充哉嗚呼其斯以
爲孝乎

涿州劉孝子傳

嗚呼士大夫當危亂之世身與名常相妨也欲求其兩全豈不難哉明李自成之亂若范吳橋吳海鹽諸公授命成仁偉矣其他或開門迎降或稽首賊廷甚且賛緣賊之親近隸卒以求效用亦終斃賊手若此比也此曹子固不足道賊又按京朝官及選人諸籍悉名索之或走或徙指蹤株引必獲而後已連繫毒笞以責貢獻號曰追贓又謂之淘物或立斃或賂而免或受其賂而又殺之彼其所以死者固有求爲賊用而不得者矣抑豈

無名義自持抱死節之志倉卒囚虜竟以被賊責賂掠死鬭而無由自白於後世者不大可哀邪方是時鴻臚寺鳴贊劉源汴名亦在索中源汴之子德濵匿源汴而身自詣賊曰劉鳴贊卽我是也賊考責數百德濵默無言久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叱咤駡賊賊怒杖殺之而源汴竟行遯沒齒不出蓋身不罹刑辱而名不汙賊黨一時士大夫類莫能及而及此者緊孝子之力夫人而從其父死可謂賢矣固不若代父死者子之心尤慰也又況全父令名而代之殉國者乎禍變倐至愛結而謀

生自投虎狼之口幽罣濡忍卒申其義憤以報君父自方策所載忠孝之節其奚能尚之哉德濟國學生涿州人也余嘗傳華陰劉孝子獻熤故於德濵題著其本貫爲涿州劉孝子傳云

搖全哥傳

明京衞經歷搖士忠之女子曰全哥蕭山人也母氏曰鮑全哥麗容而慧解有兩弟一妹皆秀穎皆不及全哥全哥鍼繡雙紡不習而能觀書偶講析必出常意父母絶愛憐之尤莊默退讓日勤業未嘗有惰容士忠性剛急有拂意全哥每柔顏侍旁從容婉譬以諷諫事大小輒中條理士忠怒爲霽當崇禎之末全哥年及笄矣而李自成入京師賊有僞權將軍者入其室欲得全哥全哥瞋目叱之曰頭可斷身不可辱賊使人執持全哥

而盡縛其父母弟妹以刦全哥曰若從我皆免否卽死於是士忠慷慨顧其妻子女而曰使吾女辱生猶死也吾本意當死今日吾與若曹俱死死得其正幸已衆皆曰諾全哥大哭曰生不能孝父母友弟妹今以我一人而斬搖祀天乎何其窮也亟觸柱求死賊又持止之全哥遂絕不飲食期必死賊乃日箠其父母弟妹於全哥前冀全哥不忍見或改意而全哥輒號慟求死會賊以事出防稍弛全哥曰可矣於是士忠飽全哥及其弟妹亟求繩帛巾帶之屬以縊一弟繫絕墮而逸薄暮賊

歸見五人者皆懸死矣賊亟下全哥全哥之縊也繩上於會厭未殊頃而蘇焉賊大喜過望顧全哥曰天也今將奈我何方是時全哥氣息僅屬手不任舉則曰若能厚葬我父母弟妹者惟命賊曰諾於是厚葬其父母弟妹全哥亦稍稍飲食旣葬全哥盛服至其父母冢前拜跪忽起出所藏利刃亟刺賊罵曰畜產今日乃知搖氏女也賊賊且怒而奪刃斫全哥全哥死

論曰搖之先出東越王搖句踐之裔也句踐深謀忍辱卒存其國若女子守身誠不可依回父義子孝俱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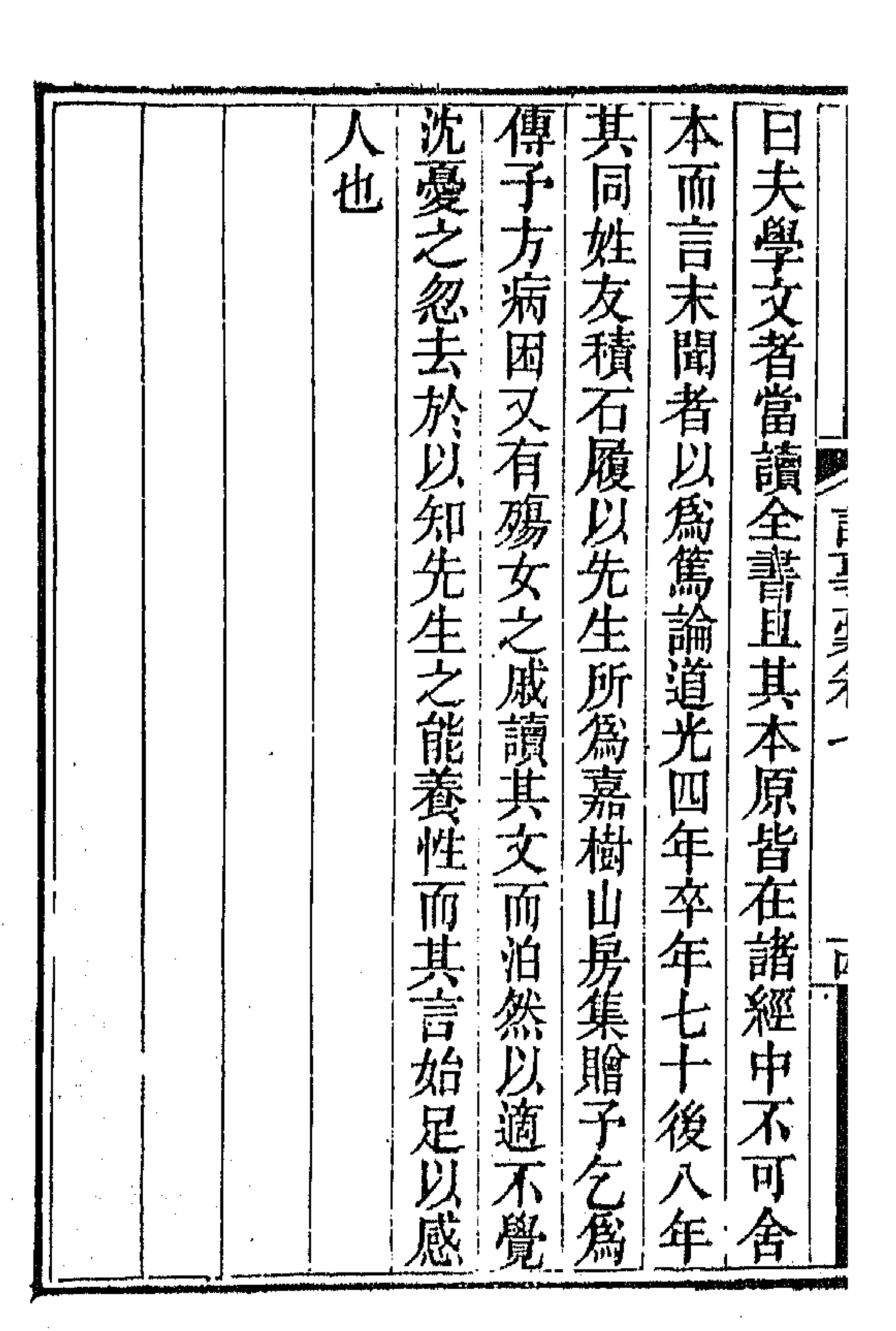
所烈已嗚呼天之監觀人其必不遠焉搖女一呼天而其弟竟逸遂存搖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鱸江張先生傳

張先生士元字翰宣自號鱸江所居澄源里故吳江地今屬震澤爲震澤人乾隆五十三年舉鄉試七試於禮部無所遇老而需次當爲教諭耳聵不肯就或勸之謝曰　國家設學校使師若弟子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不可先生家甚貧行甚高讀書爛溪之濱行坐吟咀以思以樂不知爨火之不屬也亦時時館於外義不合即去嘗與其友書曰吾其壽與天與終其天年與抑餓而死與吾妻孥

得保聚與終漂泊與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
至死生不足變於己而目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吾之
所自得者雖頻得頻失終愈於無所得也來京師董文
恭公聞其賢而館之董公丁母憂歸
仁宗命公畢葬即北來而先生頗微諷止其行方是時
政府竊弄威柄大臣為所忌異如董公者不一二數而
楚蜀又有軍事久不定為
太上耄念憂董公以是不忍不出而愈心重先生故主
於董公家最久其後秦侍郎瀛聘之修無錫金匱縣志

相厚也其於侍郎亦多有規諍又嘗應浙撫阮公之聘主詁暨書院一日飲縣廨令謂客曰張先生廉甚曩者我饋之食物耳猶不受先生顧而言曰此皆民膏民脂也令起謝先生出笑曰吾不知斯言之何以出也姚文僖公督江南學先生與有舊禁諸子勿應試其耿介恬淡如此好爲古文辭師震川歸氏歲正陳其集於几北面拜之而曰我始讀古人書徒見其浩然無涯自得是集反覆熟讀之得其義法由是博觀史籍旁通交會亦不復規規於一家矣有以荆川評選史記爲問者先生



曰夫學文者當讀全書且其本原皆在諸經中不可舍本而言末聞者以爲篤論道光四年卒年七十後八年其同姓友積石履以先生所爲嘉樹山房集貽予乞爲傳予方病困又有殤女之戚讀其文而泊然以適不覺沈憂之忽去於以知先生之能養性而其言始足以感人也

太常府君三友傳

太常府君嘗自言嘉靖壬辰同釋褐最心知還往者可指數也曰道林曰梓谷曰右溪道林者蔣先生信字卿實常德武陵人官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嘉靖十五年蜀建昌諸郡地震於是蜀諸司皆精擇人以往而先生出爲僉事有道士能以術禁人先生召而試之亡驗立置之法擢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曰正學曰文明龍場故有王文成祠爲置田以祭尋引疾歸御史劾其擅離職守詔削籍後奉恩例冠帶閒住講學於桃花岡

非祭祀不入城三十八年卒先生端毅寡言始師文成於龍場已乃師甘泉湛先生嘉靖十年太常府君年三十識先生於金陵始相友也先生長於太常府君十九歲明年連舟北上乃同登林大銘榜進士於時湛先生方官京師太常府君筮曰執贄介先生以謁於湛先生而請業焉文成之教人曰致良知湛先生之教人曰體認天理太常府君通二家之郵嘗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放心者卽放失赤子之心也良知此心也天理亦此心也致之

體認之是求放心而復其赤子之心也而先生日錄亦
謂戒愼恐懼防非窒欲所以保其赤子時愛親敬長之
心惟不失赤子之心卽是擴充四端卽是致曲卽是愼
獨蓋先生與太常府君論學宗旨略同如此先生之入
蜀也太常府君序以贈之謂先生於稠衆中常默然也
則又美之曰道林之於蜀水官也其默也其岷之源乎
先生家居太常府君方罷歸每欲裹糧訪先生會有倭
警不果先生以古大學義心性書桃岡訓規寄質於太
常府君太常府君沒而先生爲表其墓云梓谷者黃先

生華潼川遂寧人右溪者謝先生廷澔（題名碑作應澔）字子佩敘州富順人嘗太常府君官行人而黃先生觀政戶部數往來謝先生始除黃陂知縣調新喩官外三年乃徵授吏科給事中是時太常府君亦擢禮科給事中嘉靖十八年謝先生與太常府君先後以言事罷斥去而黃先生以郎官更再考最出守松江太常府君歸則訪黃先生於毘陵同泛舟之鵞胘湖循殊勝寺有詩存集中黃先生爲政清肅是時祥符李蓁同知松江府內江張叔宣通判府事莆田黃洪毗爲推官皆良吏皆嚴事黃

先生黃先生常日晨起則偕𡩋等升郡堂以治事已乃
合還署治其事封東西馬道斷出入日昳復聚於郡堂
問所施行相可否其蚤莫以更漏爲節漏止則出漏鳴
然後退聽訟則要僚佐若令共鞫之黃先生正坐不言
辨其辭色氣而迅決焉民大服崇明有寇警黃先生奉
檄守禦寇退以養母乞歸則來海鹽訪太常府君別而
去謝先生之官吏科也會雷震謹身殿䲭吻疏陳脩省
奪俸時嘉靖十六年也是歲也安南黎寧來告莫登庸
之難明年命仇鸞毛伯溫討之謝先生又疏諫師乃罷

又明年肅帝幸承天謝先生偕同官數人又疏諫而車駕已行已給事中戴嘉猷復疏請回鑾肅帝大怒及還京師悉下詔獄論罪而謝先生謫爲雲南典史稍遷溧水知縣同知襄陽府浙江僉事與當路者論不合亦以養母歸則亦訪太常府君於泰溪留十日乃還蜀兩先生既歸浙蜀相去遠十餘年間數寄書太常府君論政學謝先生嘗走一僕萬里問太常府君起居狀故太常府君曰厚哉右溪如梓谷也梓谷如右溪也黃先生後累官光祿寺卿謝先生起故官山西遷河南參議皆不

拜萬歷初郎家加太僕少卿里居三十餘年卒

楊程薛三先生傳

太常府君之友其仕先於府君者則有楊程二先生楊先生名字實卿潼川遂寧人程先生文德字舜敷金華永康人俱嘉靖八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十一年冬十月彗星見楊先生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劾吏部尚書汪鋐武定侯郭勛等又言眞人邵元節設醮內府左右大臣奔走共事書之史册後世謂何肅帝大怒即執下獄汪鋐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爲之報復乃命所司窮詰主使而程先生通書於楊先生守者以聞已而

誤逮御史陳九德程先生自言於官乃入獄於是楊先生謫戍瞿唐衞程先生黜爲信宜典史是歲也太常府君初官京師於兩先生之出皆有贈序存集中程先生之被逮也季野萬氏以爲楊先生言嘗以疏草示程先生而棃洲黃氏所記殊不然考太常府君贈序謂程先生急難解紛且引宋韓會諸君子與尼逋問事又稱程先生獄未逮無規避心既逮無詭隨心與黃氏言通書獄中及誤逮而自承者悉合當以學案爲可信云楊先生戍一年釋歸屢有薦者不之召卒於家程先生起安

福知縣積官吏部左侍郎撰靑詞數寓諷諫肅帝積不
平卒坐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卒萬歷間贈禮部尙書
謚文恭同時以劾汪鋐杖死者又有東莞薛先生宗鎧
揭陽人其從父行人司正侃受業於王文成歸以語其
兄教授俊大喜率族之子弟皆學於行人先生與焉文
成之學行於嶺南始薛氏薛先生嘉靖二年進士除貴
溪知縣補將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其身使主祀事振
歲饑先發後聞入爲禮科給事中以逋賦還任至則民
爭輸課更最再入臺爲戶科左給事中故事中外官以

大計罷者永不用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十四年當大計吏科給事中全椒戚賢先期言所黜或未當聽言官論救肅帝許之已而工科右給事中德州葉洪故嘗劾鋐竟以浮躁貶他忤要人者亦多在黜中薛先生據賢疏論救鋐持不可薛先生又與同官餘姚孫應奎（字文卿歷官右副都御史亦受業於王文成者别有洛陽孫應奎亦以劾汪鋐謫縣丞在嘉靖十一年大計時非此）劾鋐擅主威福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鋐又疏辨霍邱會翀又劾鋐肅帝乃罷鋐而下宗鎧翀鎮撫司鞫訊於是孫應奎等皆杖闕下而

薛先生與曾𥪡同日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太常府君方使於楚比還京師哭薛先生爲哀辭述其死狀甚悲憤其後太常府君亦以言事罷爲民莊帝即位府君與薛先生俱卹贈太常少卿

劒門先生家傳

劒門先生姓錢氏始名乘後名殿宣字陛臣我六世祖明孝廉紫芝府君之孫而若菴先生鴻第三子也若菴先生嘗舉崇禎丙子副榜克承家學以廸諸子長爲介亭先生采著性理提綱第四子爲晩香先生鳳日著禮記集注及文集俱有槀藏於家而劒門先生嘗撰尚論篇箋釋及雜著數卷獨不傳儀吉求之久乃得先生所撰俯浦先生傳一篇曰先生世莫知爲何許人居海鹽之俯浦里因稱之曰俯浦先生俯浦去城市不數十里

而近道狹多港汊舟容百斛即泥曳其背兩岸柳枝礙篷席有臥木成橋久之朽蠹欹側以竹相支架風過輒嫋嫋搖動人無敢行其上隣里兒童生未嘗識輿馬有於他處獲見多駴避歸述所見形狀若何先生笑而頷之其幽致如此先生性旣恬憺溶溶盎盎莫得其深淺顧獨好與方外遊若僧一靈黃山畸人及蓮社庵主辦香老人皆相還往或共乘小舟盪入大湖中天水相際陳村酒蔬豆吟嘯不輟或隣叟野老不相知之人値里社報賽閙一招致亦欣然樂就以爲常先世素席豐厚

歷先生不問出入賙窮乏不遺力遂日落偃仰農桑泊然自得之趣殊不減平時庭中多蒔花藥亦不求精旦暮令老僕洒埽一室縛稻草置屋頂禦風雨讀書朗朗作金石聲然不務多持一冊循環往復歷數百周人或譏之曰我於書如噉飯固無異味亦每日再三不厭云偶浦先生者姓馬氏世榮名煥如字好爲詩沖淡絕俗齒長於先生同里閈相得故傳以貽之夫言者心之聲也中有獨得依切事理而達之於書蓋數語之傳如見其心焉不然夸飾而泛濫雖多焉足貴乎且夫聲氣之

應求蓋始於相感而終於相化是故攷前人之行事不可得則求之於其言則求之於其所師友然則予錄先生之傳俻浦者以傳先生其亦可已

楊雲濤傳

楊君鵬飛雲濤其字浙之慈谿人精於醫未冠游京師中閒嘗一歸葬其伯父某尋復出先後居京師三十年所館爲一時要人而君潔身特立爲治疾而已他一無所與有貧友之母病治稍差而魯庵馮公撫晉夙善君招之去日屈指以計曰某母當易某方亟告歸馮公驚曰能留者酬千金君笑勿顧也凡所藥無不瘳或小疾以爲不得活他人雜治之終勿效歲癸酉暫歸過吳門中疫不能言遂殂君嘗與余論虛損之疾曰陽猶君也

陰猶民也陽亢債興陰不能赳是猶政急而民㪚其卒也陰盡而陽亦無所附則曷可爲矣又曰夫知其未病而後病可已也故黃帝岐伯言未病其遠識多類此要人者富甲於公矦所蘄成無不遂一日以某屋門不正嚮將改營君止之曰天道惡盈君可謂得志矣一門之過何足爲乎弗聽門成而要人者死君亦習形家言署衍聖公府齎奏官嘗有事之曲阜謁孔林圖其形勢將以寄余而君卒矣其治疾類宗東垣丹溪而戒習景岳全書者曰此眉山議論文字耳不可施於用顧其辨可

悉力秖豈爲舅卜妾吳逾年而有子舅姑沒節婦與吳氏居教育其夫弟鄉之人皆曰使任氏無後而有後者節婦力也

論曰聞之禮女子旣嫁父母存則歸安其家沒則否任舅之欲歸其婦也將徐奪其志故雖父母存而不可歸鄭婦則可歸矣因以終事其父父沒而反死於夫家彼二婦豈必閨中日誦禮經哉當死生危苦之際而進退合度如此葢志正而慮審禮其從之矣盍以知先王之制一皆緣人情而生俾馴習焉以復其性而必無所矯

飾於其間故由之則人道立不由則壞嗚呼覩二陳氏之事而禮之不可一日已也信矣夫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蔡氏慧奴名黃巖學生礎之女也夫曰黃嘉文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據閩叛浙東響應賊黨犯黃巖陷之十四年秋定海將軍出奇兵間道逐賊復黃巖以縣人嘗罹賊俘焉慧奴及其子女爲駐防杭州某帥得帥視慧奴美將以爲子婦秋九月十四日召慧奴靦然曰明日月團圓若知之乎已其子自杭州至慧奴覺謂其女曰我決死久矣所以姑緩者將俟汝父至歸汝姊弟爾今不可待夜半取帥壁間刀自刭死帥聞怒投其

尸於江時民之得獲者往往責金以贖嘉文方求金杭州聞慧奴死沿江上下求其尸不得頓足號曰已矣則走營門長跽乞貸其子女帥不許杭人義助之始足贖慧奴見夢於其父曰明日求我於海瀕之村桑陰之下遲如言至其處不見慧奴徘徊涕泣不忍返颶風忽作晝晦潮如巨山涌起慧奴尸隨上出之面如生縣令聞驚覩拜而斂之冬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夫歸道其子女之出則同日聞者皆凜然神烈婦當烈婦之死擲江歸海無鵾夷之盛一木之絓歷九十有九日迅湍盤遙不

能漂巨礁礐硞不能侵長鯨脩䲪龍鼉騰嘯不能害正氣動天海若奔走役使顯異月日完玉骨躋平原歸潔於所生嗚呼一婦人爾赫然與徐衍子胥陸君實爭烈矣

袁孝女傳

孝女華亭袁氏瑶名儀貞字故江西布政使秉直女孫也父斯鳳河南懷慶府黃沁同知予族與袁故姻亞同知君第二子脩謙客京師與予子寶惠又以同學相善也道光十四年春同知君没於濟上寶惠赴予於廣州因及孝女事予亟命寶惠問狀而脩謙以書答之曰嗚呼吾妹之孝也平生視親疾尤謹歲己卯吾母陳恭人得寒疾其後兩年遭內外三喪疾益劇妹方數歲即侍側不稍離甲申從吾父山東母疾又劇月必四五作妹

榻母室中視起居母命之臥頃輒起疾已乃復終歲以
爲常如是者八年近者吾母疾少差人皆謂妹誠孝所
感妹乃曰天下無不可治之疾也人力未至而委之天
命則以爲不可治爾庚寅吾父病脩謙兄弟常視夜而
令妹晨起以更然夜過妹室呼輒應雞鳴妹必至實未
嘗臥也數日目盡腫去年九月吾父歸自大梁中路疾
作妹聞遽欲往吾母止之曰若自忘女子邪翼日吾父
歸尋愈歲暮疾又作亦漸以愈妹以吾父病數反覆夜
靜或大雪立吾父窗下伺聲息往往不眠也今年正月

既望吾父疾大作醫曰不可爲已家人爲書趣召脩謙歸妹聞泣涕已而怒曰誰謂不可愈者我必欲愈之二十九日時加子吾父竟棄養其明月朔夜吾諸弟方甸伏帷中見妹立殯前引燭疾書奪視之有曰大人魂升於天左右無人侍奉願見召生死相隨也四日遲明妹闔門自檢巋具以之乃出少選門復闔吾嫂過之聞有聲窺自牖見妹徘徊仰首視承塵呼之不應嫂大驚蹋戸入弛其衣得絲帶長丈許問之以迺曰告汝亦無害吾欲死爾嫂曰噫妹至孝然舍生非孝也妹作色曰吾

自欲死何與汝事吾此時雖孔子朱子以吾爲不孝吾亦惟一死爾又泣而言曰吾事吾母病十餘年良已今吾父病卽不獲愈幸而若吾母之常病不離牀俾終吾身得事吾父願亦足矣此尙不許天絕我也今將從吾父地下冀一見爾嫂亦泣曰妹意良苦然獨不念老母乎答曰有汝在復厲聲曰事吾父地下非我不可嫂乃勸之從吾母居吾母數諭慰之意若稍釋者然食下輒歐六日蚤起妹返已室日亭午仰臥聲喀喀不止吾母趣視之曰六官速言所苦勿亂人意乃答曰吾無病吾

欲從吾父去爾吾毋命之哭哭無淚已而視吾母哽咽曰孃今永訣矣已氣逆不能聲已又呼吾母者再遂絕及將歛吾母爲檢歛具得斷釧焉乃悟鬻者閴門時已芻食之矣自吞金至此日時加未歷兩日餘乃死妹十餘歲始慕讀書略識字不能多也常喜誦楊誠齋小窗分綠絕句一篇好植花木善烹飪亦因以娛奉吾父母顧性稍卞急嫉媼多怨者及妹没皆痛哭失聲没之數日城中傳語殆徧來弔者詳問其事皆泣曰不圖今世乃有若人初孝女第四叔父斯熊官粤罷貧不能歸與

予舍館比近予以脩謙書示之而屬予删剟爲之傳女
沒年二十有二

夷奴傳

夷奴者亡其名事撒甸常氏常氏故居馬龍爲酋豪有常應運者其妻曰鳳阿愛阿愛之母畬卓畬卓之故夫鳳阿歹阿歹叛而降尋死而魯雞妻畬卓是生阿愛冒鳳氏畬卓居撒甸擁徒衆稱土舍時出寇掠康熙初邊吏討之誅魯雞久之畬卓亦死無子阿愛先已嫁普安龍氏及是奔喪至撒甸盡有其母故地徒衆而招應運來贅生子曰鳳如松阿愛死應運又有妻陸生子曰常守嗣應運壻阿愛遂據撒甸數犯邊五十四年武定知

州李廷宰諭降之其後三年復爲亂幕府大發兵三道
進擊之應運敗走死獲如松而守嗣纔數歲不知所往
久之乃知爲奴抱入山箐中哺芋栗以活有司嚴蹤跡
之不可得稍怠則密結其黨類往來慰問相存護如是
十餘年守嗣長矣雍正八年
詔征烏蒙法夏大帥募夷兵以從武定參將南天章召
奴至謂之曰我知汝主在也及此時出之有功則罪可
貰故業可復不然終身於逋竄忽爲邊人得死不可悔
奴許諾退而計曰信之而出我主恐倉卒被誅弗能救

也不信則終不得出也不若以我子爲代有司殺之則死我子赦之則復我主遂以其子六斤來天章莫辨也則大喜奴遂率夷兵五百人以從當戰奮長鎗首入賊巢事平功最大吏以

聞乃赦守嗣罪使自爲一營居撒甸守嗣之幼也奴求士人教之讀書遂補州學生撒甸至今有常氏奴力也

嗚呼其忠義也其智計也而得之夷也奴也惜乎其名亡也夫志不可屈氣不可奪奴之志伸奴之氣存名之有亡悠悠乎其浮雲乎

抱簫山道人傳

抱簫山古未聞其名亦莫知其所在道人者故嘗仕宦不得行其志棄去歸食於文放於山川因自名也道人所居鄉無山之館陶西八年縣之境有陶山焉宦京師入陘之尾注於畿右大房昌平諸山皆是也然皆未之游道人性伉直職文館鉅公總其事氣燄赫然道人意不合輒振袂去不顧王欲用一令史又執不可已而曰嘻以吾之性從今之仕者宜其躓也始罷官客京口甚久金焦棲霞春秋晨夕恣游焉其支峯旁巘多識其處

一無所謂抱簫者再仕而歸憩於南海之濱粵山之堂慈母見夢撫而語之曰我昔禱於抱簫山以生汝也賫之赫蹏恍述身世道人捧誦感動伏泣跽而請曰山何在曰在鄞始道人亦嘗客鄞游天童觀佛舍利而亦不知有抱簫者覺而悲悲而大喜曰吾終將返於是山也乃始自署曰抱簫山道人云飈山樵聞而傳之並系之贊

贊曰遠耶近耶無何有之山夢耶覺耶道人游戲於其間超消搖兮自得峻嶂隗兮疇攀之山耶之人耶吾將

𢍰人間之憂樂兮驂相逐於無還

記事稿卷七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

嘉興錢儀吉新梧

故光祿大夫福建總督范忠貞公事狀

公諱承謨字覲公又字螺山蒙難日自箋得蒙又自號蒙谷漢軍鑲黃旗人太傅大學士文肅公文程仲子也文肅爲

開國元臣公承庭訓毅然以匡濟爲己任年十七充侍衛登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國史院學士康熙六年巡撫浙江將行弊

吏之與兩司列狀請公晒之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其牘而自爲疏劾一時墨吏幾盡又疏陳寗波金華衢温處諸郡荒棄衝决田三十一萬六千四百餘畝盡蠲其賦歳祲旣告糴以振又請折徵嘉湖漕糧而耗潤米八萬餘石幫貼銀十萬餘兩得免徵舊時湖州南北貢絲分納江寗及部者改納杭州織造局而運費亦省又請白糧三年帶徵災重者蠲並免徵漕項逋糧部議以故事無有格之

聖祖悉俞其請行又除賠糧減耗米專務䘏民行部所

至父老對語稱予投懷以病乞休

詔許之浙人罷市走乞總督劉兆麒提督塞白理請留

公（兆麒爲浙江總督有作浙閩總督者誤）給事中姜希轍柯聳御史何元

英等亦言浙人愛戴深於飢渴

詔令力疾視事尋

命總督福建軍務是時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藩王

皆議撤回京師精忠潛與三桂通謀將爲亂精忠封閩

久諸鎮皆隸麾下十二年冬公抵任而撤藩之使至令

藩下左右鎮皆改轄有司公知釀禍與巡撫劉秉政謀

撥營分防以弱其黨且毋迫其行而秉政中撓之公乃
展海界以安飢窮聯保甲以儲練勇寬投誠以散烏衆
請廣開兵屯足儲峙以消反側及三桂反問聞又有
詔止閩藩弗撤而精忠終不自安公密上封事略言三
桂無父無君人所不齒垂老弄兵欲以一隅之少衆抗
天下之全勢其亡也殆不旋踵似無足慮者惟百姓厭
聞兵革一旦訛言繁興人心惶惑若不收拾恐徵求急
迫民不聊生盜賊蠭起不可不爲長慮而卻顧也從來
征糧九分爲率所以寬百姓之脂膏也今則十分取盈

矣各省錢糧給餉之外餘作存留稍緩輸將以備非常也今則一槩解部矣盜賊竊發所在多有官畏考成以強諱竊以有諱無愚民茹荼無所藩怨以致相率隱而不報山陬海澨潛逆橫行孰從而問之夫民之所好者寬廣也所惡者盜賊也今乃不能如其所好而重其所惡是以作闖滇警閭舍驚惶雖徧下安民之檄一時稍定竊恐迫以催科勢必滋蔓請省刑薄斂以收人心公又念精忠猝起事督標兵皆與逆黨狎不可用欲巡視海嶠閩漳泉鎮兵以遙制之精忠復撓之客謂公曰滇

氛及於楚矣盍以備鄰封為辭出據其上流乎公曰彼逆猶未發也我動而彼且得間謂我據地險圖之因以怒其下是我失守而激變不可為也數語諸傳誌皆無之今錄公自序之意如此

精忠之母周氏憤其子之逆也而死公唁其喪輒諷以大義左右諫公未可輕蹈不測公曰然吾非昧於此也今以孤危之身處疑忌之際同城共處動輒牽制惟示之以誠稍以緩彼之謀而吾事可濟死生誠不暇計也已而精忠陽言海寇至請公至其邸議事環兵刃脅公公挺身前嚼齒大罵精忠執之水漿不入口八日

不死秉政遂降於精忠爲其樞密使來說公降公蹴之

仆地笑曰逆賊分即死寧先覷其魄矣精忠使人問公

曰聞公昔與水月和尚游和尚何言屬公邪公叱之曰

吾家世孔孟忠孝大節豈死生所能奪即彼緇流稍有

識亦必以忠孝勸人豈肯妄言禍福歸語爾主善自爲

計無取族滅水月杭州人嘗書數語以示公若爲後日

兆者諸家述水月語不同要不足辨惟公答耿逆之問

見於淸苑布衣劉可書詩注詞嚴義正宜錄於公

事中顔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張巡曰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公意正與之同爾　公在幽繫中

八百餘日冠

御賜冠衣辭毋時衣朔望奉時憲一冊懸之北向以拜
爲詩百數十首又自敘數千言皆燒𤎅炭書之壁
王師下仙霞精忠將降覬免死慮公白其實遣人害公
公笑曰今日方畢吾事整衣冠望
闕稽首乃縊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夜也年四十二弟承
禮幕客嵇永仁王龍光沈上章等及部曲廝隸同死者
五十三人公自知骸骨不返嘗藏鬚爪付家人持還賊
果焚公尸泰寧人許鼎潛拾燼體負以至京
聖祖震悼遣官臨其喪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貞十九年褙忠伏誅公子時崇手刃之取其心以祭公二十一年

御製碑文謂承謨闔室幽囚三年拘縶凶𠐊彌張貞操愈勁卒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從容兼有其美並

御書墨本賜其家

稽王沈三先生事狀

稽先生永仁初字匡侯字留山又號抱犢山農父延用明季中書舍人自常熟僑居白下先生又徙無錫為郡學生家貧嘗客游以養父母為所主治河拯荒輙有效中書君故與范文肅公相善也先生因獲交於忠貞公公總督福建先生偕至閩度耿精忠必為亂為公策所以禦之者施行未竟而精忠遽執公以叛先生與王子龍光沈子上章俱下獄幽囚三年而與公偕死難始公之被執也三先生皆在廨舍聞變沈子謂稽子曰公生

死不可知遽以身死亂軍中無益姑避之何如嵇子曰
子得留而爲吾儕收骨可也於是沈子出避之賊至驅
嵇子王子以行戈刃弓矢左右挾若將就戮者嵇子執
王子手而曰余二人氣誼同也死之日魂魄願無相失
王子曰唯唯范公撫吾浙活我父老子弟億萬口余決
以一身爲浙人報之矣嵇子曰幸矣死有同志泉下不
寂寂也賊擁之至逆邸脅之草安民檄二先生皆不從
誘以官爵終不可賊皆梏之已而道路藉藉言諸公已
死沈子聞之出踐收骨約賊黨執之會賊方窮究范公

章奏誰爲之者將罪嵇子嵇子曰死何懼願得一見范制府而死吾目瞑矣沈子入聞之厲聲曰范公正人也無陰謀公意且無他彼書生何與焉此細人嫁禍之辭也豈可信哉於是閩人林可棟者亦在訊曰予老矣不忍使才士見殺願以身代嵇子賊盡繫之范公與諸先生在獄中賊數十人晝夜守迫脅萬端屹不動乃相與爲歌詩以自壯嵇先生方治春秋未竟在獄復讀之鄉里貴人贈之衣峻郤之夙精於醫有求方診者不拒也箸東田醫補得十二卷及聞范公死仰天揮涕曰所以

不即死者欲從公有爲也今已矣死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遂自經死妾蘇氏字瑤青者常熟人也年十七亦取帶面先生而縊瑤青死節諸集俱失載獨見於彭鵬古愚心言中　其後三十有三年范公之子時崇巡撫廣東疏上諸先生死節事皆

贈脩職郎國子監助教又後二十有五年先生之子會筠以大學士治河有勞

特恩予封典先生得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先

生配楊夫人於是年八十有四矣伏枕渉泣受
命踰二日而卒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也時曾鈞之子璜
已入翰林又後五十有八年而璜以大學士重與瓊林
讌
高宗賜詩猶褒其祖節以比唐之眞杲云穉先生家居
時嘗撰西京雜語三十餘篇又有竹林集苢秋堂詩獄
中箸詩二卷文一卷
王先生龍光字幼譽先世居泗水之上柘皐村明初徙
會稽世有讓德所居里曰讓簷里以諸生客范忠貞公

幕教其子課誦之暇端坐若木石一室寂如家甚貧未
嘗自言在獄時著養花說一𢹂賦詩五十餘篇
沈先生上章字天成其先嘉興人居武塘嘉禾里曾祖
玉鼎爲松江同知沒而葬焉遂籍華亭先生本俞氏其
名積治字端初兄弟五人其長者曰積沛鼎革時與夏
彝仲陳臥子二公起兵敗俱死之諸弟或爲僧或易姓
王先生匿於其舅沈氏遂冒沈姓善周易與諸先生入
獄而卜之曰皆死也已而果然在獄特著聽鵑集一卷
花譜一卷言種植之事甚詳王沈兩先生著作俱佚今

惟和稽先生絕句各百首存林可棟之在縶也家有節母年九十餘矣范公曰是不可死爲之謀而脫之三先生獄中文字皆可棟匿之以出傳於世

故光祿大夫浙江總督趙清獻公事狀

公諱廷臣字君鄰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以貢生授
江南山陽知縣擢江寧府同知九年經略洪承疇率師
入楚題授分巡下湖南兵備道按察副使十五年從大
兵平定貴州即
命巡撫其地勸農蠲振定賦興學革吏之貪橫驛騷者
上疏言治土司苗猓之法曰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
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
其次爲犵狫曰犵獏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曰蠻人

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羅羅爲夥而黑羅爲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皆黔西苗屬也皆專事鬬殺不講孝弟忠信絶先王禮義之教尚強凌衆暴之習其來舊矣敌馭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稽古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存焉蓋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苗性至詐而可以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梗路也宜倣保甲之規其刼殺也宜立鵰勦之法賞罰之條必信餽送

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不敢贅陳惟是
聖主創大一統之業乘此遐荒開闢之初首明教化以
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
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
入學讀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民知禮
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又莫如豫制土
官令土官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釀成變亂令
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布政
司上其籍於部其有爭襲者按籍立辯斯方策既明而

釁端豫杜矣此敺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
詔下部議行明年櫂雲貴總督士賊馮天裕陷湄潭犯
甕安調兵擊斬之又勦平土酋龍吉兆敘功加兵部尙
書吳三桂獻象五
世祖命停止送京公因疏請概停邊貢以省解送之勞
世祖許之調浙江總督或作浙閩總督者誤康熙初以墾荒田功
加太子太保疏請定征糧之法曰夫征糧之法至不一
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卽百姓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
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慇懃加意有司之督撫必於催

科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流水紅簿必出親手甲乙完欠毫忽經心此不假手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欠戶有散欠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欠多者赴比自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大戶避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數太多則交納不及限太勤則奔馳不遑宜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

卯此留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分限而比先見征後帶征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鄰省協餉解院項下約數先征俸薪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且緩此分别先後之法可行也急公好義人情皆然有司者止以鞭楚爲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者乎錢糧完而地方則壞矣聞廉有司禁革火耗月吉集士民而約之曰但交正賦勿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又禁絶差擾城有欲保則禁之鄉有坐催則禁之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閻節省人未有不

交納恐後者矣遇良里殷戶依月交納紳士大戶盡數
先交或給扁額或予奬勵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矣
窮民小戶有榖帛而無售有雞豚而待市或代爲設法
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此
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征糧之能存乎其人
不在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
又誩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實征册籍俱立實在戶名
以杜詭卸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侵蝕易知由
單遍散窮山深谷以杜横索雖有頑戶奸書無所用其

蠹僞上裨

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要務哉臣於浙屬見在立法

通行若催征得法之吏不稍示以勸勉則錢糧全完地

方受福與錢糧雖完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

伏懇

敕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

許督撫題請獎勵如是則催征之羣吏敢不留心民瘼

推廣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哉公爲政寛靜以度量勝不爲

赫赫名而決獄甚敏有瞽者入屠者室呼無人竊其橐中錢而走屠者追之則搏膺而號曰天乎彼欺吾瞽而奪吾錢乎公令投錢盎水中見浮脂以錢還屠者有殺人者既誣服矣公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必冤也戒吏更求之得眞殺人者夏大旱山中人皆言魃至丹顏赤髯絳衣冠入門輒失財物公笑曰非魃也令邏者伺之遂獲盜先是明魯王朱以海自舟山奔金門留其兵部尚書張煌言據海島連歲數入寇爲濱海患公用降將徐元張公午使爲僧服伏普陀山中晝夜伺之因擊獲

煌言糴米舟禽其卒使爲導卽駕所獲舟夜至懸山范
澳潛自山後突入其帳獲煌言海界以安時錢滯不行
公疏曰夫錢患鑄不如式則不行而今日之錢體質未
嘗不堅好輪郭未嘗不周固也錢又患私鑄日多則不
行而今日之錢非有風飄鵞眼之可溷公私不辨之可
欺也夫錢旣無輕重又無盜鑄然猶滯而不通者其故
安在臣以爲行於近而未行於遠責下效而未責上行
也今若使外省收銅開鑄專官督理一準寶泉寶源之
法稍不如式卽治鼓鑄官之罪然後立法通行去其各

省分鑄之名而以天下之錢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江淮浙自浙閩自閩之異乎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行於近未行於遠也官有出必有收民可領必可納如征收錢糧除協餉部餉起解正款納銀外其餘存留雜稅以銀七錢三而收兵餉俸工亦以銀七錢三而放不然散給兵役則以錢征收稅糧則不以錢錢法倘能行乎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上不行而下不效也臣身任外吏目擊市廛蕭條廬井荒涼千室之村無百金之家今若以有餘之銅補不足之銀錢可濟銀銀亦可易

錢此藏富之道亦生財之一端也於是始復外省二十四監鑄錢之令五年招降閩寇偽都督李順等八年二月巡海自閩還至奉化病卒

賜祭葬謚清獻廕一子入國子監

故資政大夫貴州巡撫劉公事狀

公諱蔭樞字相斗別字喬南晚自號兼㮣子世居韓城潭馬村康熙十五年進士爲河南蘭陽知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損其數半行取爲吏科給事中內艱服闋補刑科轉戶科前後疏數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陳豫秦兩省事宜皆報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公又開陳公卿間遂蠲其賦外轉贑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

愛民卽忠也讀之鎮將私收門稅公陰遣一人負布一人負麥交午過其門曰彼欲稅則質其布麥而來告會鎮將方過飲守令皆在二人者來白失布麥狀公勃然曰門何稅也而爲暴如是監司買物而失其物如小民何鎮將慚退明日下令革其稅公乃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舊有米市牙帖課牙人主之以協濟定南者麥索數倍於正課公故問牙人曰徵課幾何減數以對乃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人記簿來會之責其欺罔別使人收之旬日有銀若干兩

乃爲置田以租當課而革其稅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
巡撫意劾罷之遂游匡廬徜徉而歸會關中飢盜起公
貸粟振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之東北南行出龍門
山中兩岸皆絕壁鉤挽莫施公冶鐵爲柱索俾舟皆緣
之以行無漂溺患又造濾水大橋脩柿谷陂鄉里賴之
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公迎見於潼關
上曰此劉髯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對
詔復其官公廣顙豐頤美髯官科垣嘗　名見

上故識之爲人剛毅疏達治事務竭誠不避難不市名或笑其迂浩然弗屑也起爲雲南按察使部推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留卽爲雲南布政使浚昆明湖築六河岸牐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絶餽送省徭役苗狆有仇殺者使有司執罪人釋株連刻日以竟無毫髮生事黔多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征之莫敢田公榜示聽民墾荒不起科脩鑿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亘二十餘里蜀之遵義民苦加派越疆訴於公公密疏以聞或尼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朝廷赤子邪知而不言是

欺也何以事君
上乃遣使會蜀撫勘其事守令皆罷去蜀民德之蜀之
烏蒙土知府祿鼎乾與黔之威寧土目祿世華爭稻田
壩相侵掠蜀撫年羹堯使吏勘問鼎乾負固不出羹堯
上其事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
上使都統阿爾納副都統吳坤侍郎噶敏圖會滇黔蜀
督撫提鎮於畢節治其事苗民聞之大懼不知所爲則
皆走公肩輿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各安堵無恐先至
畢節獨棲荒寺中諸大吏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

怪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則又曰此事一小吏可了公等無慮乃使千總一人持檄之烏蒙謂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土司素服公恩信二酋皆自縛出服罪兩家願釋仇返所掠人畜及侵地苗以無事先是額魯特澤旺阿剌蒲坦既歸正矣復叛數擾邊五十四年犯哈密

上使尚書富甯安等往征之而駐防游擊潘至善等已擊走賊於是領兵大臣等議先收烏梁海土魯番諸部而後進征額魯特方軍興各省捐餉捐馬者皆起公上

封事曰澤旺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言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愼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尋以年垂八十請老

上覽奏曰劉蔭樞雖老尚能騎馬可赴大軍駐所盡心周閱詳議具奏公馳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數千言

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休

詔責其憚遠涉公疏謝復乞骸骨

上曰劉蔭樞在貴州百姓愛之令還巡撫任後數月休致來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當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

命發往傅爾丹處種地公時年八十有一矣子燧請侍行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自歸耕田讀書吾身

君之身也無我慮居喀爾喀三年

上諭廷臣曰劉蔭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還京復其官六十一年春與千叟宴雍正元年
世宗召見之慰問有加　賜白金四百遣之歸是秋卒
於家年八十有七公疏請廣貴州鄉試中額裁鎭遠府
之偏橋驛丞增設南籠廳學改石阡正司舟行司西堡
司寧谷司平州司大華司諸土官歸流著春秋蓄疑四
卷易經解一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德州孫勷刊行之又
有梧垣奏議若干篇

江西萬載縣知縣施君事狀

君諱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其先大梁人宋建炎中太常奉禮淮南遷於吳隱洞庭之東山子孫世居之二十傳而至昭庭倜儻有志略康熙辛卯舉於鄉乙未第進士己亥選授江西萬載知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縣亘有棚民者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溫尙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尙貴度不免匿武生敖有居家謀爲變始君之至也慮棚民而曰是衆而貧者

也吾有以治之則衆可用也縣之富人易廉也達於事君乃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廉也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年棚民大説棚民之材者嚴林生羅老滿數從廉也游廉也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倘貴將舉事召棚民林生老滿遽告廉也以聞於君君乃集勇敢三百人即以林生老滿統之爲要約以待而棚民多受易廉也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尚貴有衆二千人大掠山村閒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老滿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之擾旁近縣旁近

縣不如萬載有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又曰賊不可使至城下必禦之於遠無驚老幼顧山徑雜出三百人禦之不徧如何會老滿出城遇四人者將入禽之諜也君因使人以諜言告尙貴曰萬載人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使老兵雜吏役若干輩爲伏諸徑中時鳴鼓譁囂樹大旗見於數里或連繫數十馬相踶嘶或爇草若炊煙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山中棚民多受林生老滿計方賊之出則使趫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林深草中賊至其

前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輒追而殺之或投火燎其衣亦各有死傷然伏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尚貴尚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及尚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老滿曰撫營兵至必掞山吾負棚民奈何爲之泣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日趣棚民具不從賊結來其免乎兵至果掞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有警

遽奏於

上言臣素知有棚民撫江西未任卽檄縣爲備某日得

萬載報又指授方略已而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

查𠌯納公欲追改之公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

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

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

無恐而請於督撫曰諸言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

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民非刀手

老瓜賊之比也歷年旣多生齒日衆平時與居民閒有

爭訐皆閭閻細故不足深懲今者叛亂之事由臺灣逸
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甚賴棚
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
食之路長治久安於計爲便查弼納公許之巡撫亦尋
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於是
上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
日豈得有其功乎獨發總督摺下部議敘以主事知州
用君尋引疾歸乾隆元年引
見俄丁父憂後十餘年卒於家君占籍嘉善爲縣學生

而居不遷今其子孫猶洞庭人也夫盜賊之初發也縣令力能辦之則燎原之火銷於始燄苟無其才或拘以文法亦有事亟定而貪功喜利激生變禍勢遂大雖幸克之而天下之力竭矣故治盜之術任用將帥不如精擇守令誠得其人假以便宜責以成效而懋賞嚴罰堅持以待其後則亦何亂之不可靖何功之不可集哉如施君之賢蓋不難於辦賊而斤斤慮事後之生他變幸得行其說一方賴以無擾然心亦苦矣且在上者舉賢讓能推心置腹然後人樂爲之用書曰若有一个臣斷

斷猗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吾聞撫部某公亦一時賢者惟其有功名之心以致偏徇輕發幾成鉅釁卒使豪傑之士効其力而不終此亦用人之大戒也予於故案牘中覩其始末以爲事雖一端而關於天下之利害故箸之於篇

山西廣靈知縣名宦朱君事狀

君諱休度字介裴號梓廬又號小木子朱氏自吳江徙秀水者名熤六世至武英殿大學士文恪公國祚及其兄子刑部侍郎贈尚書大啟事皆具明史君則尚書之六世孫也考諱振振太學生以德行稱君生逮事其曾祖考諱德遴縣學生祖考諱丕戭縣學廩貢生事皆具府志文苑傳君舉乾隆癸酉鄉試丙戌大挑二等已丑委署安吉州學正借補嵊縣訓導丙申俸滿膺薦以知縣用已酉部選江西之新喻引

見調山西廣靈知縣初涖任值大荒疫民流亡十不存五前政虧官銀若干君安撫招徠彌補空缺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絶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山邨之遠近原隰之肥瘠人民之多寡順輿情絶胥擾奠其居而勸之耕使地皆有應耕之人糧皆有承納之戶一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得紀錄如例尤善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豐鎮廳有孟縣郭添

保買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刄二幼而自剄婚書主
者伯氏趙嫁者狡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
永幅夫爲劉杞子其嫁也多媒屢易儈跡涉詭異當詣
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訊其妹及長女知
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既嫁疑郭爲略賣人忿甚
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聽民
咸曰汝欲知汝婦所由死莫若問朱侯劉杞子求見君
語之狀并及其家中某事某事劉涕泣曰小人愆歸期
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

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屈強不受命檄君鞫之至則俯首聽郡虜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家丁往良純卽出曰我不難逸去第不忍負朱侯耳縣民薛石頭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刄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怒故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刄何以卽死也曰刄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其卽死何不再刄乎曰小

人見其血不止必惕息何忍再刄也鬬殺人不皆死若曰怒故殺之是故殺故殺斬候且情實而薛爲鬬殺乃滅戌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法輕情重北方案多法重情輕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慎乎以是終任不殺一人俗歲朝祀神苦募民擾君先冬勢禁之於庭曉之曰若號某若號某通邑知之弗枉爾皆相視無語又命之曰與若食勿殃民旬日釋之自後黠者或他適存者誡其黨曰毋鬧鬧到官吏無顏也郡民供龍神旱則羣以兩木舁神復橫縛大木於前叉之齊屋鳴鑼趨城市

日以禱雨也市人有忤者乂木傾其牆屋莫能禁君則詣郊外禮神戒勿入市且日雨曹毋恐吾占之某日當雨則屢應亦終任無歉歲君中心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閒有訴曲直者數語處分輒皆悅服去休養生息民日遷善數年間囹圄一空縣日以無事暇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也據鄭注云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漢志平舒延陵並代郡屬縣今以地形目驗之平舒爲今蔚州延陵爲今廣靈縣壤相接也壺流河出廣靈西至蔚州東入桑乾亘三百餘里必祁夷

水也而壺山之泉爲其大源祁夷與嘔夷名相近又在升之東北邊舉之可以賅內水鄭注良是而酈道元以滱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與妙軒於壺山之上環山皆泉也登軒則林影泉光盪溢胸目時偕僚友及其鄉老人學官弟子風詠其間又登恆嶽題名石壁遂重建北嶽行祠於千福山又爲聖母祠從民欲爲請子地也重修書院又始作常平倉三十餘間縣廨無吏舍亦增置之自門及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蒙古索明阿公時爲大同府以清覈倉庫至縣聞百姓

皆呼良心官甚重君相國書麟公撫晉閱邊始察知治
聲旋
內召遇後政焉公光裕於良鄉特言君之淸愼毋相忘
俄而馮公亦去癸丑大計雁平道陳君學潁於所屬州
縣密保君一人而已君自推祿命丁巳戊午間當有厄
乃於嘉慶元年丙辰春引疾歸縣人懇留不得乞君壺
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至蔚州之暖泉郡越宿
乃別君去後垂三十年道光初縣人以君政事上行省
以達於部得

旨祀名宦君以教職用之歲丁父憂其後薦爲縣令母
錢太孺人老矣君奉養不謁選母年八十一而終又愼
於卜地畢葬乃出家居十四年年五十八矣同里錢檢
討世錫贈之文謂君能養其母不急急言官則知其作
縣令必有異於流俗而不負其官者仁孝之子循良之
吏一人而已矣君嘗言孝弟之道論其所存如蘭之不
言自芳也設處同室難處事不得用一毫術智恐過斯
喜矣又言人處世須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乃立脚得住
又言讀書人不諳時務一旦臨政直晦室耳此如籠中

藥材蓄之豫臨證乃可施君中歲謀養亦嘗佐幕於外賑荒塞河治兵皆爲主者所倚任其尤相知者裘文達公李惠圃中丞也在嵊時　四庫館采訪遺書大吏檄君總其事四年中得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爲卷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不分卷之書又二千九十二冊爲總目以進於

朝時韓城王文端公爲學政謂君識高心細以一人任公事積年無小差及去任以巳所常用硯贈君曰硯者念也君其念我君固博聞通識在局徧覽四部書旁及

卜筮堪輿珞琭陰陽家言皆得其要旨乾隆巳亥始獲
皇氏侃論語義疏於海舶君因著皇本論語經疏考異
君說經不欲自立一說集漢唐以來諸儒之言而疏通
之至近世窮經家亦多所采取云嘗患心疾不能觀書
則考金石文字以自娛著石藥記會將舉
南巡盛典大吏屬君撰三天竺志十六卷獻
行在掌教剡川書院選史漢以來文章類要以教士有
甲乙集皆分體爲目三十有六從蕭選例也而君尤深
於詩所著小木子詩三刻爲詩一千八十首壬申夏所

手定也吾郡詩學本朝自君家竹垞太史名重海內世謂秀水派乾隆間吾從父蘀石先生父子汪厚石桐石兄弟及比部王穀原孝廉萬柘坡諸先生繼起振興古學君與同里蔣先生元龍及寓公戚先生芸生菡稍後皆學詩於蘀石先生皆法太史之法而不襲其貌各具壇坫成一家言君之詩字字已出復字字師古其論詩有曰詩發乎情不能彊同五方各有其宜六義各有所歸如人心之不同其面焉若使一唯百諾千聲同喙言志之謂何近有講

習唐音者不特嗤宋人而已且至毀香山詆玉川棄而不錄然其本領但有空調耳所謂溫柔敦厚豈在是乎凡詩之派流遠則弊生必待後賢救正之如宋季江西派盛而遺山矯其弊明季竟陵派熾得國初諸公矯其弊江西竟陵非無偏至之趣其流弊則均失之愚耳竊謂歷代久遠流別既分以今繼古在必知其意能自得師未可拘一格也識者以爲至論又曰人貴用其所長東野后山皆性隘而才小者也東野不知有他人只知我行我法故偏而肆后山不知有他人

并不知有我只知服杜之服誦杜之言故正而窘人謂后山得正法眼藏我謂不如東野能自見長也君生平少食多病歸田二三年間病劇後愈亦但啜粥以爲常邑之後進問所業必啟示詳盡無倦容少時奉教於張惕齋先生使沈研宋五子書後儀吉以詩就正於君君灑然異之則亦令讀朱子書曰天下惟義理之學無窮盡也又數舉陸放翁工夫在詩外之語以教學詩者儀吉官京師時　史館方纂輯循吏文苑諸傳爰狀君之行事以備采擇君所著又有學海觀瀾錄紫荊花下閒

鈔及游筆等凡若干種晚年時攜羅盤觀支養老爲鄉
黨間擇葬地頗衆因以盡葬其族之無後無力者數十
棺君沒後於書篋中得手書墓碣一紙曰朱梓廬主人
自定其墓曰豫龕以嘉慶乙丑年戊寅月丁酉日辛亥
時葬室人沈訖復豫選期俾子聲和聲廉聲依以嘉慶
癸酉年甲寅月壬辰日辛亥時歸主人於其穴刻此碣
爲識別紙又書舉殯封墓時日其子遵行之君壬申冬
卒年八十有一

戚府君家狀

府君諱朝桂字弁亭別字約齋晚自號芓園先世自餘姚徙德清始遷祖諱鄉紹興府學生七傳至瓶谷府君諱麟祥康熙己丑進士歷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有子五人稱言候選訓導發言雍正庚戌進士福建連江知縣敬言浦江訓導皆黃恭人出繼室於俞生縣學生种言及府君府君始名序言也以女兄弟同次故行十七歲侍瓶谷府君歸自京師尋遭母喪明年瓶谷府君以事謫戍寧古塔十五歲從兄連江縣廨讀書寄所業於

塞外瓶谷府君題其端曰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使老懷頓慰一二作臨溪竹枝詞九十九首連江君和之傳誦一時乾隆元年丙辰瓶谷府君蒙恩釋歸戊午府君補縣學生辛酉遭瓶谷府君喪庚午充順天副舉人尋考取八旗敎習俸滿引
見以知縣用丙子挑發河南丁丑春二月到官甫四日大吏即委之延津賑災民米事事親覈胥吏無所欺婦孺無所漏署寶豐數月又之永城開小瀏溝若干丈深於其舊初府君從兄晴川翁振鷺守歸德開大瀏溝邑

民利之至是易其名曰大戚溝小戚溝云補臨漳值歲大旱徙跣禱城隍之神卽夕雨螘起坎掩之旱不爲災辛巳秋大霖雨漳水溢數丈及城壅土塞御縣門皆不足禦乃亟發金具糗糧聯竹木分督吏人若守官廨若守倉守庫若拯溺若食餓者又募夫出四周行市廛相宜以瀉水躬乘筏出城開下流溝渠十數遠至一二十里水乃復已又爲粥以振踰冬及春至麥秋乃已餘杭朱先生賴爲五言古詩紀其事當是時府君之子芸生患痘危甚不知人僕從於風雨中舁以門扇置城上府

君不問也已而疸竟愈及府君去而臨漳之民祝府君爲位祔於河神廟中以此王家莊楊某夜被殺介居無鄰翼日坐堂皇訊它案百姓聚觀林立一人神色有異曳之前一喝盡吐實衆驚以爲神或控鄰人誘其女女不從而自繆死也府君詣驗時女腋下有條脫二貯之庫已而問鄰人則相從已久曰若然汝亦有所贈於女乎對曰有條脫乃詰以某年月某店製之卽日驗店簿悉合鄰人得末減或問府君何以知之曰女子之性有金飾必耀於外今不在臂而在腋是以知之也有悍婦

奴使其夫又忤其姑也里長聞於官府君曰是當以家
事治之爾使其夫笞婦旁室服罪於其姑而釋之婦後
竟悛過云巡撫胡公寶琭知府君賢能使兼攝武安旋
調繁永城居一年以失察邪教鐫級引
見奉
旨仍以知縣用時癸未六月也甲申揀發湖北明年權
應山篆入境訪楊忠烈之後皆零落散處得一童子質
可教請於巡撫肄業漢陽書院尋入縣庠或於山澗中
得木佛像龕而祀之祈禱輒應一邑奔走恐後府君曰

是所謂偶然題作木居士者也夜登山令從者壞其像
淫祀遂絶題補廣濟地濱大江又多山夙爲盜藪府君
至一月獲盜二十餘案邑之匪人患鄉里者鄭大虎鄭
小虎等悉嚴治之明年元旦行香還百姓鼓樂四出懸
扁於公堂曰是眞父母府君皇然謝曰是惟古卓魯可
以當之吾何敢也未幾忌者有以蜚語觸上官怒或勸
謁府以自明府君曰窮達命也王睎熱官思之熟矣遂
罷歸沿江東下舟中口占曰樓船高與斗山齊眼看灘
邊化作泥千里片帆輕似葉飄然歸去浙江西時丙戌

之秋府君年財四十八遂不出乃僑居海昌之園花鎮足不入公府積書七千餘卷稍藝花竹春秋觴詠悅親戚之情話常日坐一室中寂無聲看書啜茗而已夜飲盡一壺爲節外孫錢儀吉讀書府君家府君奇愛之夜下學講書府君聽之輒歎甚壺盡復沽或連引巨觥亦終無醉云著讀史隨筆四卷續瓶谷府君仰止錄一卷他詩文雜鈔又若干卷家居二十六年卒乾隆壬子六月十八日也年七十有四

記事稿卷八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